

迈克·李电影中孤独人物的生存情境之探析

冶桂玫

青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青海 西宁 810008

【摘要】：本文以英国现实主义导演迈克·李的四部电影——《荒凉时分》、《赤裸裸》、《一无所有》和《又一年》中的孤独人物作为研究对象，立足埃里希·弗洛姆的异化理论，从劳动异化、自我异化和消费异化三个维度探讨这些孤独人物的生存境遇并剖析其孤独产生的根源。

【关键词】：迈克·李；孤独；异化

DOI:10.12417/2982-3846.25.02.001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迈克·李将镜头对准英国普通民众，持续关注英国工人阶级的生存、家庭、工作、人际关系等，使电影具有明晰的现实主义质感。值得注意的是，李执导的电影中出现了对人孤独的关注。本文聚焦李四部电影中的孤独人物作为研究对象：《荒凉时分》(Bleak Moments 1971)、《赤裸裸》(Naked 1993)、《一无所有》(All or Nothing 2002)及《又一年》(Another Year 2009)。

1 孤独

孤独是人类共有的心理体验。在人与人的日常交往中，个人的精神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因而产生孤独感。田晓明认为孤独是“一种深度的心理体验，其重要表征便是主体与对象相疏离而导致的一种刻骨铭心的精神空落感”^[7]。蒋勋在《孤独六讲》中指出现代人面临的六种孤独处境：情欲孤独（内心情感无处诉说）、语言孤独（沟通不畅或沟通障碍）、革命孤独（理想难以实现）、暴力孤独（对人性的压迫）、思维孤独（哲学思想不为人了解）以及伦理孤独（世代价值交替）^[6]。

至于孤独产生的根源，王健认为，孤独意识的产生根源极其复杂，并从三个层面进行递进式分析：“主体对对象的依托意识与两者间事实上的分离相矛盾、主体对对象的超越意识与超越的有限性相矛盾（对物理世界的超越及对他人的超越）、主体对自身的超越及其有限性导致人类存在的孤独”^[8]。弗洛姆认为，自由与孤独、生之偶然与死之必然、潜能的实现与生命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是孤独产生的根源^[10]。

迈克·李电影作品中的诸多人物角色生存窘迫、情感压抑、人际疏离，处于深深的孤独之中。劳动的机械重复无意义、自我的疏离与异化、消费主体性的丧失造成了人物精神的孤独寂

寥。

2 劳动异化与存在孤独

弗洛姆指出，劳动本应是一个个体在其劳作过程中发挥主体性、创造性并从中获得支配感、心理满足感与成就感的活动，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剥夺了劳动者自由思维和自由行动的权利，“人对控制、创造、好奇心与独立思考的需要被遏制了”^[1]，因此，工作不再是一种令人满意的、予人愉悦的活动，而是变成了“一种令人困扰的负担”、一种谋生手段^[1]。

劳动者只关心利用自身劳动力去交换劳动所得，以换取生活所需。他不能参与劳动的全过程，在抽象化的生产过程中，他被降格为一个随时可替换的功能性零件。他无法通过劳动确认自己生存的意义，终日以机械重复的无意义劳作消磨生命，存在的孤独感由此而生。

影片《一无所有》中，菲尔是位出租车司机。他表情麻木、肥胖邋遢、自卑消沉。妻子佩妮在超市当收银员，工作单调忙碌。她喜怒无常，愁眉紧锁，唯一的娱乐便是与同事们参加酒吧的歌会。女儿瑞秋身材肥胖、沉默寡言，在养老院照顾一群面临死亡的老人，常常被灌输临终思想。一家人辛勤工作仍无法脱贫。菲尔在需要缴纳出租车无线电租金的前晚，发现自己身上的钱不够。他先在沙发垫下搜刮出几枚硬币，又局促不安地向妻女借钱。第二天，他将零碎的钱币堆放在无线电负责人的桌面上，面对其震惊且愤怒的表情，菲尔低声下气做出解释。作为一家之主，菲尔终日辛苦劳作，却无法依靠自己的收入去支付一项必要的支出，不得不放下自尊向妻女求助。这尖锐揭示了工人阶级家庭经济的脆弱无助、持续不断的经济压力。

作者简介：冶桂玫，女，1989年出生，系青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研究方向：英国文化、英国电影、英国文学。

此论文为青海师范大学2024年校级中青年基金项目——《迈克·李电影作品中人物孤独群像的人文关怀探析》结项论文，项目负责人：冶桂玫，项目编号：2024QSK03。

一家人在结束一天的疲惫工作之后聚在一起吃晚饭。这原本是交流情感的宝贵契机，但佩妮被儿子罗伊动辄辱骂，菲尔与瑞秋沉默不语。一家人在毫无生机、毫无温情的日子里度过一天又一天，彼此疏离又孤独。

在《荒凉时分》中，西尔维亚与帕特是办公室职员，每天面无表情地敲打打字机，机械麻木地完成工作任务。她们偶尔会有一两句交流，大部分时候沉默不语。西尔维亚地下室租客诺曼在杂志社负责复印工作，之前在玩具厂负责组装零件。他们从事的工作都无法使他们参与生产的全过程，更无法让他们进行自主创造。他们无非是异化劳动的符号、资本主义生产机器中最微不足道的一个齿轮，工作变成了纯粹的、无意义的机械重复。存在的孤独由此而生。

3 自我异化与内心孤独

自我异化是指个体与真实的自我产生了疏离。个体在资本主义社会期望的导向下，努力将自己塑造成“成功的自我”：人将自己的身体、大脑和灵魂当做资本投入进生产活动，从中产生利润。如果不能产生利润，那么个体就是失败的。个体的自我价值总是依赖于自身以外的因素并受制于反复无常的市场判断标准，而市场决定个体价值的方式同它决定商品价值的方式如出一辙。个体在不断迎合外在社会标准、塑造符号化身份的过程中，不断压抑自己真实的欲望与内在需求，形成一种虚假的自我，拒绝接受真实的自我，因而产生自我异化。此种自我异化必然引发个体身份危机：主体无法形成正确、客观而稳定自我认知，陷入虚假自我引发的身份焦虑与存在性虚无。

《又一年》反映了独居妇女的自我拒斥与精神困境。

玛丽从事心理咨询室的秘书工作，生性焦虑脆弱、喜怒无常。她对自身真实存在的拒斥，证明了她的自我异化，而其自我异化加剧了她的孤独困境。

资本主义消费文化通过媒体、广告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不断强化女性身体的交换价值：女性被要求保持青春美貌与性吸引力。这种期望本质上是对女性身体的物化，将其降格为可供评估和交换的符号。

52岁的玛丽内化了资本主义的青春崇拜意识形态并形成一种虚假的自我从而拒斥真实的自我：年老色衰且步入暮年。她想竭力挽留住青春的存在，但同时深深恐惧自己的衰老。

她与同事杰瑞30岁的儿子乔打情骂俏、暗示其与自己约会、不停打探乔的感情状态，只因其建构了一个青春魅力的虚假自我，并沉浸其中无法自拔。当乔带着女友凯蒂回家时，玛丽的眼里充满了落寞、失望与愤怒。她对凯蒂极其不友好，这也导致了杰瑞一家对她的社交封锁。乔在饭桌上向凯蒂介绍她是玛丽阿姨时，她震惊之余忙着否认：她不能接受她是乔的长

辈。但当乔和杰瑞平静冷淡地坚称她就是玛丽阿姨时，她的虚假自我粉碎一地。在周围人眼里，真实的玛丽应与同样独居的老人肯结为伴侣。玛丽对乔不切实际的爱情幻想建立在虚幻的自我认知基础之上，导致她与真实自我的异化。

《赤裸裸》展示了知识分子的自我放逐与存在性虚无。

强尼智慧超群、谈吐机智却躁动不安地混迹街头，通过暴力虐待女性、搭讪陌生人并发表愤世嫉俗言论以逃避对真实自我的剖析与认识。他的自我异化导致他的存在性孤独。

首先，他的超群智力与真实自我产生割裂——他以漫无边际的胡扯卖弄高深莫测的知识，借此逃避内心真实情感。

他试图吸引一位女侍的注意并赢得其好感，但方式却是用一套关于世界末日的悲观理论：“1999年不是世界末日……真正的大灾难是无聊。是缓慢的、痛苦的、蔓延的无聊。一切都将枯萎消亡，不是因为爆炸，而是因为没人再在乎了。”(01:16:20-01:17:00)

强尼不是用知识寻找真理或建立人际连接，而是把它当作武器，用来确保对话无法深入到情感层面，从而保护自己不被看穿。语言本应是用来沟通的，但他滔滔不绝的理论宣讲树立起一堵墙，隔绝了任何人际沟通的可能。

其次，他的真实存在与外在世界产生割裂——他主动选择绝对的“局外人”身份。

他从曼彻斯特逃到伦敦，没有工作、没有家庭、没有财产。他主动彻底地切断了所有能定义一个人“社会身份”的纽带。他拒绝所有人际关系和社会位置。他对索菲和露易丝稳定关系之渴望的逃离反映了这一点。

强尼的聪明和刻薄并非他本质，而是他用来保护那个受伤、恐惧、脆弱的内在自我的“铠甲”。他的自我异化就体现在这里：他无法正确认知、也无法坦然接受铠甲之下的真实自我。他以愤世嫉俗的演说阻绝个人真实情感的流露、以流浪姿态拒斥资本主义社会塑造其符号化身份的任何企图。

4 消费异化与孤独深化

弗洛姆认为，消费本应是主体“满足自身基本生存与生活需求的行为”。“消费过程应当由一个感性、富有情感和具有判断力的主体来进行，使其成为一个充满意义、人性化和创造性的体验”。^[9]

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消费被转变为资本增值手段，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与再生产服务。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鼓动消费，诱导人们去满足自身对一种人造幻觉的渴望，而这种幻觉是与主体具体的、真实的自我相分离的。消费主体在此种异化状态中否定自我、消灭自我。

消费异化就其本质而言,是在资本主义刺激之下,主体的存在与本质在消费中相背离而产生的一种心理体验。它割断了主体与消费的真实的内在联系,破坏了主体的精神健康与人性完整。

影片《又一年》中,玛丽在经历失败的婚姻后,独自租住一间公寓,经济窘迫。她选择用酒精麻痹自己以逃避孤独。

她决定买辆二手车,而她买车的动机并非出于真实的需求,而是为了缓解内心的孤独与寂寞,为自己无望的生活增添一抹生机。她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宣扬的消费主义价值观所诱导——认为拥有车就能拥有对生活的掌控感和幸福感,而忽视自身真实渴望与需求、丧失消费主体性,由此产生消费异化。

然而,二手车很快出现诸多问题,她不停向杰瑞夫妇抱怨车辆故障带来的种种麻烦。在短暂的兴奋与愉悦之后,玛丽陷入更深的幻灭与失落。此种消费异化反而加剧了她的孤独感。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异化对主体的身心健康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

此外,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导向之下,个体价值取决于其交换价值,如:赚钱能力、社会地位等,而非其自身的其他“非盈利性”品质,如:品格、情感等。赚钱能力成为衡量男性价值的唯一尺度,男性的生存尊严与其经济收入直接挂钩。

影片《一无所有》中,迈克·李以细腻的现实主义笔触不仅表达对菲尔的深刻共情,而且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异化逻辑——将人的存在价值与其市场经济价值完全等同——如何摧毁个体人格尊严以及人际情感连接。

菲尔作为一名出租车司机,辛勤奔波却收入微薄,属于资

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失败者”。他终日沉默寡言、低声下气,默默忍受妻子佩妮长期的冷淡与不耐烦。在罗伊突发心脏病被紧急送医而菲尔失联、佩妮情绪爆发激烈指责他“你真恶心”时,菲尔只能低头啜泣:“我受够了一切……你不爱我了吗……你爱不爱我这和所有的事有关……你不爱我好多年了……你不喜欢我、你不尊重我……你跟我说话的语气好像我是一坨屎……你没觉得那样,但实际上你就是那样对我的……”,(01:46:25-01:50:10)佩妮质问他为何要说这些时,他说自己无法承受佩妮不再爱他这个事实:“要是你不爱我了,我就走开……我没有技术、我赚的不够多,我知道我让你失望了……就好像什么东西死了……我就像一棵老树没有了水……”(01:51:03-01:52:16)

菲尔的软弱怯懦是其内在价值被外部市场标准彻底摧毁后的外在表现。他接受并内化了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导向下异化的消费逻辑强加于他的价值评判标准,并因自己无法达标而自我否定从而丧失人格尊严。佩妮下意识地沿用这套评判标准衡量菲尔作为丈夫的价值,并在日常的言辞举止间无意识地透露出对菲尔的轻视与不满,而忽略菲尔作为个体的其他品质,如:细腻耐心、隐忍克制、宽厚包容,从而造成夫妻感情纽带的断裂,加剧彼此的精神孤独困境。

5 结语

孤独在迈克·李的作品中并非个体人物角色偶然的情绪状态,而是异化社会中人的普遍存在处境。无论是底层劳动者、办公室职员,还是无业游民,均深陷于存在意义被剥夺、人际关系被割裂、真实自我被疏离的多重困境之中。李以质朴平实的镜头语言真实呈现其机械重复、痛苦压抑、支离破碎、孤独无望的日常生活流,拒绝将他们的生存处境浪漫化或戏剧化,从而将孤独提升为一种时代诊断与现代性隐喻。

参考文献:

- [1] 埃里希·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 [2] All or Nothing.Dir.Mike Leigh.Perf.Timothy Spall,Lesley Manville,Ruth Sheen and Alison Garland.Thin Man Films,2002.Film.
- [3] Another Year.Dir.Mike Leigh.Perf.Lesley Manville,Ruth Sheen and Jim Broadbent.Film Four,2009.Film.
- [4] Bleak Moments.Dir.Mike Leigh.Perf.Sarah Stephenson,Anne Raitt and Eric Allan.Water Bearer Films,1971.Film.
- [5] Naked.Dir.Mike Leigh.Perf.David Thewlis,Lesley Sharp and Katrin Cartlidge.Thin Man Films,1993.Film.
- [6] 蒋勋.孤独六讲[M].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008.
- [7] 田晓明.孤独:人类自我意识的暗点——孤独意识的哲学理解及其成因、功能分析[J].江海学刊,2005,04:223-229.
- [8] 王健.孤独意识产生根源探析[J].青海社会科学,1997,01:62-66.
- [9] 王盼盼.艾里希·弗洛姆消费异化理论研究[D].吉林大学,2024.
- [10] 朱煜.孤独的体验与挣扎——弗洛姆的孤独理论探微[J].求索,2014,07:63-68.